

### 蘇門後人

何冀平

蘇大師來了，我寫的越劇《蘇東坡》在香港演出，請來身居澳門的禪意畫家蘇法融先生。我和蘇大師相交久遠，是我非常敬重的師長和藝術家。他是一位具震撼力和感染力的「禪藝畫」畫家，他從事藝術愛好藝術，客居香港期間，是我的劇作愛好者，每戲必到，數月前在澳門演出《德齡與慈禧》，在研討會上看到一位高高身軀，周身藝術氣的長者，原來是蘇師。我們好久不見，再次相見歡欣異常，他知道我被腰痛困擾，帶我請匯森和尚施針救治，日日陪同就診，令我感動不已。有幸請到蘇師跨海來看戲，非常榮幸，當日是最後一場，有些忙亂，沒能和大師詳談。

看過戲，蘇大師發來一段文字：「祝賀演出圓滿成功！萬分感謝盛情邀請欣賞大作《蘇東坡》，讓我們得到了高尚的藝術享受，也感悟了人生。看到了劇本的深層次思想表達，劇情尾聲落到人生如夢一場空，正巧拙作也畫了《空》，這是禪修者所追求的意境。作為東坡後人，4年前專程去四川三蘇祠。我們一行9人，8位不姓蘇，我在祠內長廊大聲說：『老祖宗，你的後人來拜祭你們了。』」話音剛落，我頭頂的一棵大銀杏樹的千百片樹葉即緩緩飄落，在夕陽映照下分外耀眼，圍着我大約8米一圈，其餘8

位都在圍外看着這一奇景。而且我與祠內東坡先祖雕像有八九成相像，高個、長臉和偏強樣，我感到我的習性也很像先祖，只是遠不及先祖的才氣，這是我永遠追求，也永遠學不到的。我們另參觀了先祖在眉山的遺址，也發生了幾件不可思議的神奇事情。我是有記載的東坡後人，祖先由常州到上海崇明島，我的前一二三代先人都是崇明人。我先祖父的樣貌也很像東坡，很有才華，為崇明做了不少很有意義的善事。所以，我看了《蘇東坡》很有感觸，非常感謝何大師為先祖寫了這麼精彩的劇本。」原來，蘇師是蘇東坡的後人，相交雖久，但他為人低調，從來未曾說起過如此顯赫的家史。

蘇師，號法融，法名觀水，祖父是清末民初著名書畫家，畫作《春郊試馬圖》於1915年參展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獲獎。2010年《春郊試馬圖》與蘇法融的畫作同時在上海世博會展出，成為國人圓百年世博夢的佳話。蘇法融的宣紙油畫《騰飛》2011年曾搭乘中國「神舟八號」飛船遨遊太空。

當日，蘇師送給我一幅親筆畫，名為《空》，空寂之中浮雲飄渺，坐着一位禪者，正對應了我在劇中寫的最後一段唱詞中：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秋涼，孤光天崖掛，暮樹寒鴉鳴，回見人間事，了無一事真，得失有命，聚散有緣，歷盡千帆，方知天地寬。

鄧達智

英文 Big Girl 難以直譯。字面看來容易：大女孩、強女孩、顏值高女孩……直譯 Girl 得出「女孩」二字，予人感覺幼嫩、荏弱、嬌柔……縱使加了 Big，只餘：強壯、高大、強健等等形容詞，跟原意相距甚遠！

電影《穿Prada的惡魔2》上映得如火如荼，影后梅麗史翠普演繹的原型 Anna Wintour，從《Vogue》英國版編輯轉移為《Vogue》美國版總編輯，從1988年至2025年足足37年，經歷歷史上時裝、實體雜誌、名人逸事最、最、最黃金的歲月。在她權力範圍下，被捧出好幾代擲地有聲的著名攝影師、設計師、模特兒等等，多若恒河沙數。因為《Vogue》，成就了Linda、Cindy、Christy、Naomi、Claudia及Kate等原裝超級名模。

2025年被《Vogue》母公司 Condé Nast 捧上神壇，頭銜：全球策劃總監。縱使今日，時尚雜誌比全盛九十年代、2000年代消失70%，電影其一金句：過去時尚寶典，今已淪落薄得當牙籤擦牙。

早在時裝媒體風雨飄搖出現之前，Anna 預見科技發展，閱讀習慣改變，讀者終有一天能一機在手，放棄重甸甸雜誌；一眾超模



《穿Prada的惡魔2》原裝Anna Wintour (左) 跟電影女主角梅麗史翠普 (右) 一起進行電影宣傳。作者供圖

### 何超薏女士送給我的心意

商台DJ余宜發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當然這一天就是給在世界上勞動的人一天好好休息的假期。其實在社會上，有很多人不開回報，只為了貢獻社會而默默耕耘，這些勞動雖然我們看不見，但原來他們已經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貢獻了很多。其中一個在我眼中，很想藉着這個機會向她致敬的，就是4月12日離世的慈善家何超薏女士。

以前認識這個名人，都只知道是賭王何鴻燊其中一個女兒。多年前開始，她進入了東華三院董事局擔任總理，而我也從榮幸地每年為東華三院主持多個慈善籌款活動，從此大家見面多了，其中一年她擔任東華三院董事局主席，所以接觸更加多了。

有一件事令我今天都覺得很感恩。話說當年她正是當屆主席的時候，原來她知道我為這個慈善晚宴當了20年主持，就在當晚，她突然拿着一個很有紀念價值的東華三院紀念品到台上，送給我和拍檔楊美琪，她的心意我永記心中。

回想當時的畫面，覺得自己很幸運。一個幸運就是能夠為東華三院盡一點綿力，一個幸運就是得到這位大慈善家留意到我這個人物，還特意送給我紀念品。從這些細節，就知道在她眼中，任何事情都會被處理得很好，再次多謝熱心於公益慈善的何超薏女士。

而特區政府為了表揚何超薏女士對香港的卓越貢獻，在2016年她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銅紫荊星章，在2024年更獲特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無疑是對她長期熱心公益的肯定。

我還記得她曾經說過：「無論我們是誰也好，無論貧或富，無論受過教育與否，我們都值得被愛、被尊重和關心。」這段說話我記到今天。

當知道她離世的消息，感覺非常難過，社會上少了一位這麼有心的慈善家。願她一路走好！

## 立夏：櫻桃的誘惑

連續幾個清晨，當我沉浸在白流蘇暴雪的氛圍裏時，對過樹上的粉紅陡然披掛上陣，蟬實花影交錯，似乎提醒着我：正值春夏交替，夏天就要來了。

立夏是夏天的第一個節氣，意味着春的發生、將在入夏結出果實。「夏，假也，物至此時，皆假大也」。假、大，即藉着天地仁慈的茂長過程，回歸本心，走向葳蕤而善良。「立夏斬風頭」，風變得溫柔了，局地降雨增多，時常出現「夏雨隔牛背」「十里不同天」的景象。

伴着雷電、大風，雲朵也躁了個頭，立體豐富起來，怪不得陶淵明吟誦道：「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雲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態。」一千多年前徐霞客看過的雲，我沒有看過，但我也「雲彩協會」的一員。立夏後的雲彩豐饒多姿，每朵雲都是高空跳傘運動員，給人以無盡的驚喜。

「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立夏雖非正式入夏，卻也使人興奮。煦風勁吹，麥子幾乎一天一個模樣，那些散落在城市角落與高架橋零工市場的麥客們，掐着指頭盤算道：「還有不到一個月，就要返鄉收麥子。」「四月麥醉人」，就連風裏也發酵着鄉愁的味道，撩撥心房。

立夏，這兩個字的誘惑遠不止於連衣裙、紫雪糕、冰淇淋，還有鮮果的誘惑。天一熱，人困乏，古人素有「立夏稱重」的習俗，隨之而來的是「七家茶」「立夏飯」等民間習俗。古人比現代人更懂得養生，立夏食新、立秋貼臍、立冬補嘴空，把體重管理作為貫穿四季的重要功課。面對全球氣候變

暖的趨勢，加長版的夏天的確是不小的考驗，年輕人「苦夏」「爆瘦」，離不開食補這一方子。在江南地區，食有立夏三新，清道光年間《清嘉錄》載道：「立夏日，家設櫻桃、青梅、櫻麥，供神享先，名曰立夏見三新。」當天下單，次日空運而來的櫻桃，裹挾着一身自然精氣。

櫻桃，南北方皆有，立夏就能上市，古人又稱「含桃」「鶯桃」。我們常說「櫻桃小口」，詩人白居易形容他的歌姬：「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明麗動人，過目不忘。唐代設有「櫻桃宴」，為新科進士慶賀揭榜，到了宋代，流行「櫻桃煎」，南宋林洪《山家清供》中載有蜜餞的做法。古人不僅會吃，且風雅無邊，周密在《武林舊事》中寫道：「蔗漿金碗，珍果玉壺，初不知人間有塵暑也。」這叫人極易聯想到《紅樓夢》第37回中的「繡絲白瑪瑙碟子」，儼然，繡絲白瑪瑙碟子配櫻桃或荔枝是一種人格具象化。

在我看來，木槿花開的初夏，櫻桃的誘惑亦是生命之晴美之旺盛的表徵。春盡餘韻，將夏未夏，「朱櫻青豆酒，綠草白鵝村」是田園的詩境，「盤中宛轉明珠滑，舌上逡巡絳雪消」是味蕾的饕餮，而「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則是詩人帶著體溫的手帖。相比之下，現代人早已實現「櫻桃自由」，熱衷帳篷露營品鮮果，偏愛鮮果切、酸奶撈，櫻桃的吃法「味」來可期。

濃蔭曳地，瓜果墜枝，我再次想起那個「櫻桃女孩」。疫情期間，我結識了

她，她考研失利，決定「二戰」。父母的壓力、身體的紊亂、自我的焦慮，迎來大爆發，喝了上百副中藥也無濟於事。她回到鄉下姥姥家，山上的櫻桃林成為她的避風港，背單詞、捉螞蚱、撿雞蛋，她感覺身心從未有過的放鬆。那個初夏，她跑來給我送櫻桃，「上午剛摘的，嘗個鮮。」我告訴她，順其自然，就是最好的禮物。

第二年立夏的傍晚，她突然出現在我的面前，「我上岸了，所有付出都值得。」同樣送來了剛採摘的櫻桃，那年櫻桃格外甜，掂在手心，顆顆有分量。這個初夏，她泡在海邊的實驗室裏，即將走向工作崗位的她，不知是否還記得當年櫻桃的滋味綿長？「櫻桃好吃，樹難栽」，凡是成就一番事業，都勢必經歷「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里爾克語）。

立夏，讓生活慢下來，使人安靜感受節氣的舒適與宜人，所以古人把春夏之交稱作「清和月」——清在心靈，和為放下，換上短袖裙裝，身體敏捷如飛。立夏三候格外有趣：一候螻蟈鳴，二候蚯蚓出，三候王瓜生。王瓜多指藤蓊類植物，具有止熱燥的功效。用宋人梅堯臣的話說：「王瓜未赤方牽蔓，李子才青已近梅。」

立夏到了，櫻桃「第一口鮮」的誘惑襲來，入畫入文、入眼入心，忍不住味蕾和腸胃大動。去趕早市吧，挎籃子賣櫻桃的農人，戴方格頭巾，一口地道方言，像極了遠方的親戚。捧一兜帶着綠葉的櫻桃，撿幾把青的毛豆，就這樣迎接夏天的到來吧。從此每一天，都是夏的腳註。

### 莎劇女角的東方詮釋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看「進念·二十面體」的舞臺劇，總有點提心吊膽，因為這個以「實驗藝術」著稱的劇團，40年來從不忘初心，堅持「實驗」，從業念曾到胡恩威，從演出形式到呈現手法。

周前觀賞該團新作《麥克白夫人一詩》，顧名思義，講的就是莎士比亞名劇《麥克白》中的反派女角麥克白夫人 (Lady Macbeth)，卻不「講故事」，而是借助詩歌的文學深意、音樂的氣氛營造，以及藝術科技製造的光、影、聲效果，將這位野心勃勃的權貴夫人如何在慾望、恐懼和懊悔中掙扎的內心世界剝開。

莎翁原作講的是，戰績彪炳而獲國王重用的蘇格蘭將軍麥克白因為聽信三女巫的預言，並在夫人的唆使下殺王篡位，卻在自責與幻想中變成充滿猜忌的暴君，以打壓身邊人來鞏固權位，乃至展開屠殺，自己最後也落得被殺的下場。

作為惡毒丈夫篡位的推手，麥克白夫人當然是惡毒、殘忍的幫兇，但作為一個女人和母親，她在目睹丈夫淪為濫殺無辜的狂魔後，開始感到不安和後悔，飽受罪疚感折磨，以致精神崩潰而自殺。當中的心理變化和情緒起伏令這個女角色充滿戲劇張力。

《麥克白夫人一詩》正是以此為切入點，靈感卻來自20多年前由內地劇作家

徐萊編劇、戲曲表演藝術家田蔓莎主演的川劇獨角戲《馬克白夫人》，以及當代女詩人翟永明觀劇後寫下的三首詩《馬克白夫人——致田蔓莎》《三女巫》《誰在敲門》。

身兼劇團聯合藝術總監的胡恩威於是邀請了翟永明、田蔓莎和古琴演奏家巫娜參與進念版的創演，3人既是各自領域的創作者，也是舞台上的表演者——翟永明以觀察者的身份吟誦自己的詩作，田蔓莎借獨角戲形式演繹麥克白夫人，尤其透過戲曲動作（如水袖的拋開拉回和繞來繞去）來表達其複雜的心情；巫娜則以古琴擬奏戲曲鼓樂兼即興音樂創作，和應角色情緒和詩歌意境，營造身臨其境的沉浸式效果。三人並在開場和臨場時化身為三女巫。

換言之，這齣以「詩音劇場」呈現的舞台作品不但是詩歌、音樂和戲劇三種藝術形式的跨界結合，也是東西文化（莎劇和川劇）、古今元素（古琴音樂和現代詩）在一個小時小劇場的相互碰撞。

創作者顯然嘗試以東方視角、當代思維去理解和詮釋這個莎劇中的經典角色，並由此道出：在「一個預言之無法預知的年代」，以「書上的麥克白夫人與台上的麥克白夫人並無不同/台上的女人與台下的女人也並無不同」來說明：無論東西方，還是古今，「人」在面對慾望、恐懼、罪惡時的表現並無二樣，下場亦然。以此為戒？

### 《蜜語紀》酒店實錄

細說星光 叢仁

一部劇集能否成功，除了看劇本、演員、導演之外，劇組為拍攝內容取景，往往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環。最近看新劇《蜜語紀》，整個故事劇情都是環繞在酒店發生，要找到一間適合的酒店配合拍攝，實在並不容易。

《蜜語紀》本身是一部聚焦「熟齡愛情」與「女性職場逆襲」的都市劇。鍾漢良飾演一個業界頂尖明星酒店經理人紀封，故事另一位女主角是朱珠飾演原為少奶奶的許蜜語，她在結婚紀念日當晚親眼撞破丈夫聶子誠（經超飾）與魯貞貞（李夢飾）的背叛。她決定離婚並選擇淨身出戶，一場女性當自強的戲就此開演了。

劇中的蒲棠酒店就是整個劇本的發展中心，離開富裕環境走進職場的許蜜語受了多番委屈，從低做起走進酒店當客房管家，憑着自己的機靈及努力，被霸道總裁紀封看上了，在充滿政治危機的酒店管理鬥爭中，慢慢結成聯盟，最後更發展成情侶關係。

酒店中發生的故事往往是熱門的劇本題材，在《蜜語紀》中也不例外，其中講述兩個明星同期入住蒲棠的總統套房，兩人爭風吃醋更牽連到酒店的管理服務，還向酒店追討法律責任，結果就是由許領

班把事情處理好。不要輕看酒店行業的管理，由房間、餐廳、銷售到前台，都不是我們平常住酒店時所能觀察得到。

首集看到的特色酒店，原來並非在中東地區，該沙漠酒店是取景自位於寧夏中衛騰格里沙漠腹地的 Tengol 沙漠度假酒店。這是一家2024年正式開業的真實野奢度假酒店，劇中的旋轉樓梯、頂樓露台及星空泳池等場景均為該酒店實景。相信劇集播出後，一定會引來遊客的關注，這就是文體旅融合的優勢。

而劇中大部分畫面所在的「蒲棠」，到底是在上海的哪一條街呢？據資料顯示，原來蒲棠的實際取景地是杭州良渚洲際酒店，片中鏡頭經常拍到了標誌性的大堂鋼琴。又如果你想尋找劇中的「蒲棠餐廳」或「寬利餐廳」，現實中是找不到對應實體的。但可以去杭州良渚洲際酒店打卡同款外景。

至於劇中提到的招牌菜「鮑魚鮮」，該菜式是經典的江南菜，核心在於「鹹鮮合一」的慢燉哲學。這招牌菜的主要食材是鹹肉（必須用五花鹹肉）、春筍、百葉結等。通常只放蔥、薑、料酒，不額外加鹽（鹹肉已足夠）。烹飪關鍵在「篤」，即小火慢燉，讓鹹肉的鹹香與鮮肉的油脂充分融入湯中，湯色奶白，口感醇厚。這招牌菜並不昂貴，在杭州良渚洲際酒店吃大概是300元人民幣一盅。



《蜜語紀》劇照 作者供圖

### 劇院內的夢中人

演藝蝶影 小蝶

香港每年上演的舞台劇逾百齣，雖然我相信所有戲劇人都想把自己最好的表現呈獻給觀眾，但是眼高手低、失準、各方面配合不到、口味不能迎合觀眾、只滿足個人主義等種種原因，都會令到一齣劇失敗和令觀眾不喜歡。

我剛看畢一齣舞台劇，製作單位說那是一齣喜劇。可是，我絲毫沒笑出來，只感到很沉悶。有多沉悶？坐在我前面座位的一名男士大約睡了全劇四分之三的時間。他不但睡着，更打起鼻鼾。雖然聲音不算很大，但已經足夠令坐在他附近的觀眾都好奇地尋找台下額外聲響效果的來源。

難為他要那麼沉悶的喜劇，我不怪他呼呼大睡。可是，謝幕時，他竟鼓掌打得比任何人都熱烈。這就奇怪了，他根本就沒有看到演出，鼓掌幹嘛？是否多謝演員們令他終於不再失眠，可以好好地睡一覺？

他令我想起一名劇壇前輩。以前我常常在看戲時見到這位先生，大家都點頭招

呼。他有一個嗜好，就是在觀眾席上睡着。這不是只有我一人看見，其他常進劇院的同好也都看見。有人說他可能生病，我看過一些資料，知道患上了睡眠窒息症的人很容易在觀眾席上或者在家看電視時不期然地睡着，不知道同好是指此病，還是其他疾病。這位先生也如我在上段談及的那名觀眾一樣，每次謝幕時他便立即醒來，用力鼓掌，好像他真的看畢全劇，覺得它精彩萬分似的。我最近數年再沒有在劇院內碰到這位先生了，不知道他是否仍然安好。

又一次，我坐在一位大機構的大老闆後面。他的左邊是他的女助理，右邊是剛好坐在他旁邊的朋友。大老闆亦是在看劇的大部分時間睡着，睡得連頭也歪西倒。更甚的是，他也是打起鼻鼾。大老闆的女助理聽到老闆失儀，不知如何是好。我看得出她想喚醒老闆，免得他繼續出洋相；可是，老闆正睡得香甜，下屬哪敢把他叫醒？這時候，老闆的朋友也望向女助理，二人對視一下，也想不到如何解決眼前難題，只得笑笑便算。

我同樣不怪大老闆，因為我也被台上的差劣演出折磨得不斷與睡魔對抗，看劇變成奮力求「醒」。幸好大老闆3人在我面前上演的睡眠戲比台上的更有趣，否則我也可能抵抗不到周公的呼召。

散場時，大老闆醒來了。他的朋友禁不住幽他一默說：「你睡得挺香甜啊！」難得大老闆並不生氣，只是與朋友相視而笑，大概大家都心知肚明是那齣劇令人悶得走進夢鄉逃避。

其實在觀眾席中睡着是很普遍的現象。我留意到每齣戲的第二場是最令人昏昏欲睡的。我猜想是大家在工作一天後趕到劇院看演出，其實已經很累。不過，無論怎樣也好，總會提起精神觀看第一場戲。如果是好戲，便能吸引觀眾繼續看下去；否則，在陰暗的燈光、舒適的座位和涼快的空調配合下，到了第二場便再難拒睡魔的呼召了。所以每當有人問我什麼是好戲時，我常常都這樣回答：「沒有令觀眾睡着已是好戲，因為實在有太多表演令觀眾變成夢中人。」